

THE NEXT GREAT GLOBALIZATION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著

Frederic S. Mishkin

姜世明 译

下一轮 伟大的全球化

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



HOW DISADVANTAGED NATIONS CAN
HARNESS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TO GET RICH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译丛

主编：钱颖一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江、白重恩、许成钢、刘遵义、吴敬琏、李稻葵、肖梦、埃里克·伯格洛夫、
热若尔·罗兰、青木昌彦、雅诺什·科尔奈、张春霖、赵人伟、谢平

该书的精彩描述植根于对新兴市场经济的最新研究，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在正确的激励下，金融家们可以为世界开启进步的大门，而他们的缺失则往往意味着效率低下和任人唯亲。金融产业令全球化的反对者们深感头疼，米什金的大胆表态会让读者们收获良多。

——吉勒莫·卡沃（Guillermo Calvo），马里兰大学教授，前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这本寓言般的著作令我无比欣赏，它是有关金融全球化问题的最好的著作，令人深受教育、感觉兴奋和鼓舞，堪称经济类畅销书中的佼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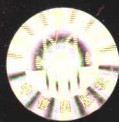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与《白人的重负》的作者

全球化过程的诸多方面都充满争议，金融市场更是潜在的冲突爆发点。米什金深入探索了新兴市场经济发生金融紊乱的原因，为我们刻画了既能有效利用外国资本、又能成功预防危机再现的前景，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安全地拥抱金融全球化，它们也理当如此。

——莫里斯·奥伯斯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

抛开繁琐的论证，米什金可以同样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那些能成功参加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国家最终将会胜出，中国也不会例外。

——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 Rogoff），哈佛大学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



上架建议◎金融

ISBN 978-7-5086-1002-3



9 787508 610023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8.00元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著

Frederic S. Mishkin

姜世明 译

下一轮 伟大的全球化

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

**THE NEXT GREAT
GLOBALIZATION**

HOW DISADVANTAGED NATIONS CAN
HARNESS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TO GET RICH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美) 米什金著; 姜世明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10

书名原文: The Next Great Globalization: How Disadvantaged Nations Can Harness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to Get Rich

ISBN 978 - 7 - 5086 - 1002 - 3

I. 下… II. ①米…②姜… III. 金融—国际化—研究 IV. 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1671 号

THE NEXT GREAT GLOBALIZATION by Frederic S. Mishkin

Copyright © 2006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

XIAYILUN WEIDA DE QUANQIUHUA

著 者: [美]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译 者: 姜世明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1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 - 2007 - 2880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6 - 1002 - 3/F · 122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前言

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金融家、政治家以及其他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全球化尤其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给贫困国家带来潜在威胁。甚至于一些全球化的支持者对此也持谨慎态度。政治上的极端左派和右派都反对全球化。

实际上，全球化对穷国来说意味着机遇而非威胁。20 世纪的贸易和信息全球化帮助大量的民众摆脱了赤贫。全球化的下一浪潮，意味着新兴国家的金融体系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这将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把他们的劳动力转变为财富，从而为整个世界创造更大的繁荣与稳定。

本书揭示了全球化的下一浪潮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与其他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的重点是金融全球化，即一国金融体系对于国际资本和国外金融机构的开放。新兴国家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在金融全球化方面做出比目前更大的举措。尤其重要的是，新兴国家的金融体系必须与发达国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从发达国家的金融投资中受益。

如果不能成功地实现金融全球化，贫困国家将难以挖掘它们的增长潜力，持续的贫困将导致更多的不稳定和矛盾冲突。当然，尽管金融全球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贫困非常重要，它也并非灵丹妙药。它甚至可能导致破坏性的金融危机。新兴国家近期发生的金融危机显示了金融全球化的益处和成本，也为那些希望成功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国家提供了借鉴。只有审慎严肃地对待金融全球化，我们才能取其优，摒其劣。

全球化并非贫困国家经济问题的原因。相反，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将是错误和危险的。全球化的下一浪潮将是金融全球化，它需要尽快发生。本书揭示了金融全球化如何能够发轫以及应该如何发展。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美联储理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银行和金融研究所阿尔弗雷德·勒纳 (Alfred Lerner) 讲座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 (NBER) 研究员，著有经典教材《货币金融学》。

全球化并非贫困国家经济问题的原因，相反，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开始，下一浪潮将是金融全球化，而且需要尽快发生。本书回顾了数十年以来金融体系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剖析了墨西哥、韩国、阿根廷等国遭遇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帮助读者认识金融全球化的发轫条件、发展环境和深远影响。作者告诉我们，制造敌人和对立其实于事无补，国际之间的合作与共同繁荣才是真正的趋势。

目录

VII 前言

- 1 第一章 全球化的下一浪潮：有益的推动力量？

- 19 第一篇 全球化是否有益？
- 21 第二章 贫穷国家如何走向富裕：健全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
- 36 第三章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贫困
- 53 第四章 全球化何时出现问题：金融危机的机理

- 73 第二篇 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
- 75 第五章 1994 ~ 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 88 第六章 1997 ~ 1998 年韩国金融危机
- 105 第七章 2001 ~ 2002 年阿根廷金融危机

- 123 第三篇 贫困国家如何善用金融全球化
- 125 第八章 终结金融压抑：全球化的作用
- 133 第九章 金融危机的防范
- 166 第十章 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173 第四篇 国际组织如何促进全球化

175 第十一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怎么办？

201 第十二章 发达国家能做些什么？

211 第五篇 我们走向何处

213 第十三章 正确实施金融全球化

221 致 谢

223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全球化的下一浪潮： 有益的推动力量？

1960 年，韩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非洲撒哈拉地区的一些国家。它只同其他国家进行非常有限的商品和服务贸易^①，从国外流入韩国的资本也少得可怜，每年还不到 4 亿美元。如今，韩国已经成为经合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成员，首都首尔可以比肩繁华的世界一流大都市。发达的国际贸易是韩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 1/3 的经济与出口有关，国外流入韩国的资本增长了 20 多倍，达到每年 100 多亿美元^②。

什么因素导致韩国发展如此之快？答案是全球化，即日益紧密地融入全球市场^③。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经常被模糊使用、可以表示很多种意思的词语。本书着重于经济全球化，即一国在商品、服务和资本等方面向国外开放，将本国经济纳入全球市场。

经济全球化采取多种形式。当一个纽约人订购德国的奔驰轿车而不是美国产的凯迪拉克，他实际上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当米高梅公司向新加坡的一位年轻人销售其电影 DVD 时，这同样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当伦敦的公司聘用印度班加罗尔的程序员时，全球化同样在发挥作用。所有这些全球化的例子都包含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奔驰轿车和 DVD）以及服务贸易（计算机编程）。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中，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全球化飞速发展，从 1960 年的 1 万亿美元（按照当前价计算）增长到如今的 15 万亿美元^④。

经济全球化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形式：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金融企业的跨国服务，这被称为金融全球化。当日本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或者 IBM 公司股票时，资本从日本流入美国，这种购买行为就是金融全球化的例子。花旗银行向马来西亚的制鞋工厂发放贷款同样也属于金融全球化。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开设西班牙银行是向全

全球化迈出的更大步伐。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很快。从最初有数据的 1975 年开始，国际资本流动额增长了 8 倍，增加到如今的每年 1.4 万亿美元^⑤。

对于一些最近才在商品、服务和资本方面向国外开放市场的国家，全球化过程赋予它们一个新的称呼：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现以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快速增长，表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1870~1914 年

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是国际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870 年到 1914 年^⑥。当时，国际贸易以年均 4% 的速度增长，从 1870 年占全球产出（以 GDP 衡量）的 10% 增长到 1914 年占全球产出的 20%；国际资本流动以年均 4.8% 的速度增长，从 1870 年占全球 GDP 的 7% 增长到 1914 年的 20%^⑦。凯恩斯在 1919 年出版的著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深刻地描述了这一时代^⑧：

这一结束于 1914 年 8 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他可以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在全球的任一角落积累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开设工厂，并且享受所带来的收获；他可以利用任何大城市民众的诚信来增加其财富的安全性。

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率达到很高的水平：从 1870 年到 1914 年，全球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 1.3%，而从 1820 年到 1870 年的增长速度仅为 0.53%^⑨。

但是，巨大的经济增长是否为穷国带来了福音？如果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穷国就无法从中受益。然而，全球化时代的情况并非如此。富国与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尽管这些国家内部的贫困差距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⑩。日本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从 17 世纪开始，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每年仅允许一艘荷兰船在横滨停泊以从事极少的贸易。1853 年佩里将军率领他的黑船舰队登陆日本，强迫他们同美国进行贸易，日本开始向国外开放门户。这最终导致了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并使得日本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1870 年，日本还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人均收入还不到英国的 1/4。从 1870 年到 1913 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 1.5%，而英国仅仅为 1.0%，二者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阿根廷在此阶段的增长速度更为惊人。1870 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英国的 40% 多一点，此后到 1913 年，其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为 2.5%，人均收入增长到英国的 75% 以上。日本和阿根廷的例子表明积极参

与全球化可以减少贫困。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在这一阶段都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确可能带来好处，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指出的，一些国家并不能从中受益。例如，印度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实际上在这一阶段并未实现工业化^⑩，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870年相当于英国的24%，而到1914年则下降为13%^⑪。然而，参与全球化者和不参与全球化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原因是后者相对于前者的经济表现要差。对于那些能够有效利用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来说，收入差距实际上在缩小，因为那些初始贫困的全球化参与者比那些初始富裕的全球化参与者做得要好。在这一全球化阶段，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的错误，它实际上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而造成的。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束：1914~1939年的大逆转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随着一战的爆发而结束。这场大战导致了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中断，即便是战争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如此。从1914年到1929年，国际贸易的平均水平从占全球GDP的22%下降到16%，资本流动从全球GDP的20%下降到8%^⑫。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危机很快蔓延到全球其他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人均收入到1933年下降了30%，到1939年才恢复到比1929年略高的水平。大萧条的后果在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法西斯纳粹的上台。世界进入了最令人恐怖的梦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1939年到1945年，5000多万人失去生命，其中超过半数都是平民。种族灭绝政策导致600多万犹太人和500多万其他宗教和种族的民众被屠杀于纳粹集中营^⑬。

第一次全球化进程的崩溃，也就是拉詹和津加莱斯所称的“大逆转”^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教训：第一，全球化并非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第二，两次世界大战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告诉我们，反全球化可能是灾难性的。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1960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实就在二战结束之前，即将取胜的盟国已经意识到，两次大战之间的经历不应该重复。1944年他们在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谈，谋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以促进战后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繁荣。他们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两个机构总部都位于华盛顿，并且隔街相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是监督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并且保证它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就是世界银行的前身，它的职责是向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提供长

期贷款，以援助他们的经济发展。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就另外一个国际机构的成立达成共识，即关贸总协定（GATT），但是这一机构直到1947年才正式诞生，总部位于日内瓦，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际贸易，后来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些机构建立的宗旨是促进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成功的。当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后，全球化以飞快的速度发展。从1973年到现在，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它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2%增长到42%^⑩。自1973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同样增长迅速，从占全球GDP的5%增长到21%^⑪。很显然，我们现在处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新的全球化时代，参与者们是否经历了与前一阶段类似的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数据显示的确如此。自196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速度为2%^⑫。全球化的批评者指出，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并因此认为全球化对穷国来说并非好事。但是，他们并未对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在于，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正如一战前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一样。同时，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如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国家，不仅相对收入水平下降，而且绝对人均收入也在减少。同以前类似，全球化的参与者获益，而不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则遭受损失。1960年，索马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韩国要高出10%。但是，在后来45年的时间里，索马里的人均收入下降了33%，而韩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多，前者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不足后者的10%^⑬。

在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看到：那些实行出口导向、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呈现收敛态势。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对于那些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来说则并非如此^⑭。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⑮。然而，最近几年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这可能并非与全球化有关^⑯。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与全球化第一阶段同样的结论：对于那些乐于并能够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新的全球化时代可以降低贫困。

如果对数据进行另外的分析，同样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如果不把所有的国家加权平均来考虑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是把世界人口加权平均来考虑收入差距的话，结果会有所不同。近些年来经济成功的国家主要集中于亚洲，这里有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是比较晚地参与全球化，而且有时采取了一些非传统方式发展经济，但是这两个国家都从全球化中受益颇多。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把10亿多人口从贫困之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意识到这10亿多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利用人口而非国家来加权平均的话，近些年的收入不平等是在下降而非上升^⑰。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成功不仅体

现在减贫上，而且体现在人均预期寿命方面。1955年，印度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为39岁和41岁，而目前则分别达到62岁和70岁^⑧。

当然，上面的这些成功故事并不能掩盖世界其他地方（如非洲撒哈拉地区）的不幸，在那里，贫困加剧，艾滋病导致人口预期寿命降低。那些人均收入每天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数目从总人口的73%上升到76%，人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50岁降低到目前的46岁^⑨。这些国家的灾难并非全球化带来的，恰恰相反，而是由于未能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经济学家彼特·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曾经说过：“就我们所知，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尚无反全球化而成功的案例”^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贫困的降低和参与全球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快速增长的国家，也是那些有能力利用全球化机遇的国家。然而，本书后面的证据和分析表明，全球化为因，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是果。

新兴市场经济里的金融全球化：

下一个伟大的全球化浪潮？

尽管经济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从某一特定角度来说，它还远未完成。正如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和艾伦·泰勒所著的《全球资本市场》一书所说，金融全球化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⑪。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但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而不是从富有国家向贫穷国家的流动^⑫。绝大多数国际资本流动是富有国家间的资产交易，其主要出于资产分散考虑。这些资本流动使富有国家的人们可以持有其他富有国家的资产来分散自己的风险。贫穷国家并不能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发展。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指出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这一点是一个悖论：为什么资本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⑬？众所周知，贫穷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那里的资本盈利率很高。可以想象一下，贫穷国家的工人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在这样的贫困国家设立工厂，利润将会有多高？可以预见，根据上述推论，将会有巨额资本从资本回报率低的富国流向回报率高的穷国。但是，尽管近年来有大量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仍然主要在富国间流动，这些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差不多^⑭。

20世纪90年代，流向新兴市场经济的私人资本大幅增长，现在已经达到每年3000亿美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仅占每年国际私人资本流动总量的1/5^⑮。考虑到官方资本流动因素后，近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发展更令人吃惊。新兴市场经济实际上将资本“还”给了富有国家。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它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远远超过了其出口。这些逆差实际上是靠外国人的贷款支撑的，其中新兴市场国家每年向美国提供2000亿美元。比如，中国政府的外汇储

备已经超过了8 000亿美元，现在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之一。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现在发达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的资本占资本流动总量的比重，要远低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全球化第一阶段时的比重。1914年左右，阿根廷大约一半的资本来自富有国家，尤其是英国^⑧。现在，阿根廷只有不到1/10的资本来自外国^⑨。这一资本流动方式的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阿根廷。在1913年，超过25%的外国资本流入人均收入低于美国人均收入的1/5的国家；1997年，这一数字降到约5%^⑩。

上述数据显示，金融全球化远未完成。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会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进一步融合？下一个伟大的全球化浪潮会不会是金融全球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贫穷国家是否将从更深入的金融全球化中获益呢？

金融全球化总是有益的吗？

关于商品和服务贸易全球化的好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争议。对经济学家的调查表明，他们少有地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认为，国际贸易的全球化（即向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是值得期待的^⑪（不过，本书第八章和第十二章将描述公众对贸易全球化的争议）。但是，金融全球化（即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即使在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很大争议。

普通民众并未完全理解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很多经济学家也对投资银行家和其他金融业者的高额薪酬表示震惊^⑫。这些金融精英们制造了什么产品？他们的高薪工作并没有产生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

甚至政府的高层官员也低估了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乔治·布什的首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的职责之一是为金融市场制定政策，但他任职不久后就在一次采访中流露出对金融体系的轻视。他贬低了货币市场参与者的价值：“通过搅乱世界货币市场获益的人是投机者，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未提供多少有用的价值”^⑬。奥尼尔的观点已错得离谱。

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转是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金融体系就像经济的大脑一样：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可以将资本分配到工厂建设、住宅建设和道路修建上。如果没有正确配置资本或者根本就没有资本流动，经济就无法高效运行或者快速增长。甚至最高尚的职业道德也无法弥补资本配置不当带来的影响。仅靠努力工作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因为努力工作的工人只有在拥有适当种类和适当数量的资本时，才会有生产效率。聪明的大脑比强健的肌肉更重要，与之相似，高效的金融体系比努力工作对经济成功更重要。

金融全球化已经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很多好处。第一，它带来了新的资本，降低了资本成本，由此鼓励了投资，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外国资本

和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后，改善了资本配置；第三，它有助于推动产权保护和制度建设，这两点将推动本国的金融部门将资本配置在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要将真正获得这些好处，金融全球化必须发展到足够广泛深入的程度，使得外国资本和外国机构的进入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详见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

但是，金融全球化并不总是带来好处，它有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⑧。本书第四章至第七章将会描述，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体系将会带来灾难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它使得人们饱受磨难甚至暴力之苦（在1997年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后，该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种族暴力；在1996~1997年阿尔巴尼亚危机中，有2500人遇难）^⑨。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全球化饱受争议的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所写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抨击了全球化。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带来了经济崩溃^⑩。巴格瓦蒂是最著名的全球化捍卫者之一（他曾写过《捍卫全球化》一书^⑪），他甚至也高度怀疑金融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能带来巨大好处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⑫。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家之一索罗斯，在他的《论全球化》一书中，前言题目为“资本全球化的缺陷”^⑬。

本书第二篇中对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进行的案例研究表明：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当金融政策给金融机构带来过多风险时，金融全球化将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不幸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和商界精英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时常宣扬这些政策。因此，问题不在于金融全球化本质是好是坏，我认为，当政策得当时，金融全球化将带来切实的好处。但是，当政策导致金融体系急剧膨胀，金融全球化被扭曲时，金融全球化就会变成坏事。

另一个重大转折？

如我们所见，我们现在处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阶段的全球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下一次重大转折是否会是这样的：全球化再次减退，世界发生根本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剧变？我们是否要再次经历记忆中的幻觉破灭^⑭？

不幸的是，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拉丁美洲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很强大，那里的很多民众反对全球化。他们对199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感到失望，而他们就是从那时起开放经济，特别是向外国资本开放的。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厄瓜多尔和阿根廷）还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及其带来的经济衰退。例如，2001~2002年经济危机刚结束时，阿根廷的失业率高达20%，人均收入比1998年下降了18%^⑮。

经历萧条之后，阿根廷开始对全球化敬而远之。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阿根廷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实际

上比欧洲国家平均水平还要高一些⁴⁶。当时，阿根廷是移民们的梦想之地。在世纪之交，贫穷的意大利移民很难在布伊诺斯艾利斯和纽约之间进行选择，决定去哪个地方。从1870到1930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在有数据可比的27个国家中居于首位，这充分说明了阿根廷的成就⁴⁷。不过，大萧条和二战以后，阿根廷对全球化的态度出现了转折，将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隔绝开来。在接下来的50年里，阿根廷经济增长缓慢，陷入“体面”的贫穷之中，其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欧洲国家的一半。对27个国家的同一研究发现，阿根廷在1870~1930年的经济增长居于首位，而1930~1992年的经济增长退居末席。

阿根廷似乎开始重蹈覆辙。2001~2002年间发生的经济危机，让阿根廷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开放政策一败涂地。考虑到全球化遭到强烈反对，内斯特·基施纳的庇隆主义政府重新实施二战后庇隆的灾难性政策就不足为奇了，庇隆反对自由市场的政策使阿根廷难以与全球经济体系融为一体。这种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2006年3月阿根廷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禁止出口牛肉6个月，以增加国内供给、降低国内价格，导致了世界第五大牛肉生产国的绝大部分牛肉无法出口⁴⁸。阿根廷可能会丧失另一个50年的经济增长。

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也反对全球化。反对进一步开放经济的游行导致玻利维亚总统于2003年被罢免。2005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主张抵制全球市场（和民主）的政策。

拉美国家中，只有智利全力投入全球化中。自1990年以来，智利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实施了全面开放，经济也迅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3年，智利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6%，居于拉丁美洲首位。与成功的亚洲国家的“亚洲虎”相对应，智利被称为“拉丁虎”。

不过，智利是一个小国，仅有1600万人口，占拉丁美洲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15。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将会走什么道路？它们会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之后尘对全球化敬而远之，还是会效仿智利的成功经验投入全球化的怀抱？最近，反对全球化的候选人在选举获胜，这显示拉丁美洲已经进一步左翼化。莫拉莱斯在2005年12月当选玻利维亚总统，他曾做过可可种植工人，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胡玛拉是秘鲁的一个左翼总统候选人，在2006年4月赢得了秘鲁第一轮总统选举，他也反对自由贸易。

与此相似，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的转轨国家，许多公众对全球化的益处抱有疑问。正在加入或者有意加入欧盟的东欧转轨国家的情况好一些，加入欧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自动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不过，一般来说，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反对全球化和自由经济。

亚洲民众似乎更支持全球化，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他们

可能也会对全球化表示反对。现在做出亚洲将继续沿着全球化道路走下去的假定还为时过早。

富有国家和贫穷国家一样会对全球化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国会经常出现限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商品流入的保护主义提案。保护主义在法国也颇有影响。一位法国示威者这么描述他对全球化的恐惧：他害怕法国工人被“拌着中国酱汁吃掉”^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最近阻止了很多外国公司的收购行为，即使这家公司来自欧盟成员国（2006年3月，Dubai Ports World收购6个美国港口的计划被美国国会否决，这背后可能有保护主义者的压力^⑨）。

全球化发生又一次根本逆转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本书认为，无论对新兴国家还是富有国家，抵制全球化都将是灾难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投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以发挥其全部潜力，并走向富有。

贫穷国家怎么致富？

大部分人认为，贫穷国家的民众得到良好的教育和保持健康是其致富的必由之路，因此，很多慈善援助致力于发展健康医疗和教育。公共健康和教育对经济发展来说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这些领域不断增长的公共开支并不一定会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⑩。我认为，贫穷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途径是提供激励，使资本（包括流向健康和教育的资本）流向其可以发挥最佳效用的领域。

如果让资本尽其所用是经济增长所需的，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简言之，答案是：“发展高效配置资本的制度”^⑪。但是，需要建立什么制度呢？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中，最基本的是产权保护制度，如法治原则、对政府掠夺的限制、消除腐败（本书下一章将探讨这些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个人财产很容易被别人夺走，存在武装纷争或者政府腐败，在那里投资就是疯狂之举。如果没有投资，工人们就无法获得高工资，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本提供机器、厂房和电脑来提高其生产效率。这样的话，贫困仍将很严重。

即使获得了投资，如果没有用于合适的领域，投资仍然不会发挥效用。因此，我们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确保好的投资机会能够得到外来投资。这就是金融体系的作用所在。这些制度通过金融监管和金融合同的履行，来推动建立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

很多穷国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无法获得投资，而是投资不能提高生产效率。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向坦桑尼亚发放贷款为之建立了一家鞋厂，该厂设计可年产400万双鞋，1/4将出口到欧洲。但是，该厂的墙体是铝制的，而且没有通风设备，这并不适合坦桑尼亚的气候。该厂年产量从未达到设计产量的4%，也从未出口过一双鞋^⑫。